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韩翃的诗歌创作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6-04

[作者] 人文南阳网

[单位] 人文南阳网

[摘要] 韩翃，生卒年月不详，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年进士。在“大历十才子”中，韩翃的创作成就可以说是最大的，韩翃诗总的特点是近于盛唐。大历诗人一般不善于古诗，尤其是七言古诗。而韩翃这方面却尤为擅长。韩翃现存诗172首，其中歌行占25首，而且成就总的来说要高于律诗。

[关键词] 人文南阳网;诗歌;送戴逵赴凤翔幕府;送韦秀才;送孙泼赴云中;和高平朱参军思归作;宿石邑山中

韩翃，生卒年月不详，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年进士。在“大历十才子”中，韩翃的创作成就可以说是最大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云：“韩员外诗，匠意近于史，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以至于得到德宗皇帝的重视。所谓“匠意近于史”，大约是指的《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此诗前两句是对寒食风光的描写。在三四两句突出了这一般景象中的特殊现象：寒食节普天下一律禁火，惟有得到皇帝的许可，“特赦街中许燃烛”（元稹：《连昌宫词》）。除了皇宫，贵近宠臣也可得到这份恩典。“日暮”两句诗虽然仍是形象的画面，但我们可以从这走马传烛图中见出封建等级次第的森严，家家禁火而汉宫传烛独异，优先享受到这种特权，它使人联想到中唐以后宦官专权的政治弊端。韩翃的诗集中留下了大量的送行诗，占其现存诗作的六成之多，是大历诗人无可比肩者。韩翃的诗除了具有同时代人的一般特点之外，更多的是能品味出他诗中的盛唐余韵。即在整个大历诗风清空典雅的流向中，韩翃却迥异于同辈诗人，拥有色彩浓重和珠光宝气的特色，亦即高仲武所评价的“兴致繁富”，这在当时是格外醒目的，如“前路应留白玉台，行人辄美黄金络”（《送夏侍御》），“金盘晓脍朱衣鲋，玉簟宵迎翠羽人”（《送蒋县刘主簿楚》），“玉佩迎初夜，金壶翃老春”（《田仓曹东亭夜夏日饮得春字》），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特别是那些与达官贵人交往的诗，珠光宝气的字眼儿就更耀眼夺目了。例如《宴杨驸马山池》：垂杨拂岸草茸茸，绣户帘前花影重。鲙下玉盘红缕细，酒开金瓮绿醅浓。中朝驸马何平叔，南国词人陆士龙。落日泛舟同醉处，回潭百丈映千峰。诗中镶嵌了诸多的名物和人物，都是一些浓得化不开的字眼——这是一种装饰的美。这种装饰风格，使韩翃的笔下呈现出一派富贵气象。“舟领青丝绳，人歌白玉郎”（《送客游江南》）；“醉舞雄王玳瑁床，娇嘶骏马珊瑚柱”（《别李明府》）；“踏水回金勒，看风试锦裘”（《送监军李判官》）；“绣幕珊瑚钩，春开翠翡楼”（《汉宫曲》）。这些诗句都带有浓重的装饰味道。韩翃诗的这一特点，主要是接受了盛唐崔颢、李欣气骨一派的影响。如果按照推源溯流之法去考究，崔、李的诗风又实源于汉魏乐府。那正是装饰风格形成的时期。再从文学史的渊源来看，装饰美的表现最初见于《楚辞》，到汉乐府成了一种自觉的时尚，只要我们读一读乐府民歌《陌上桑》、《焦仲卿妻》，辛延年的《羽林郎》，一直到曹植的诗，就不难发现这种装饰风格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光大的行程轨迹。那种金玉之贵、珠玑之宝都起到了陪衬和装饰的作用，用以装点人物容颜之妍丽与身份之高贵。这使得本来古朴质实的汉魏诗中又外现出一种夸张铺陈、色彩浓丽的装饰风格——盛唐诗人在提倡汉魏风骨、秉承其刚劲质朴之气的同时，也继承了它的装饰之美。例如贺朝的《赠酒店胡姬》云“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浑似《羽林郎》，许景先的《阳春怨》云“雕笼绣薰被，珠履踏金堤”，崔辅国的《采莲曲》云“玉淑花争发，金塘水乱流”，这些繁富彩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他如初唐诸子的歌行，盛唐李白、王维、崔颢等人的乐府，都或多或少保留着装饰风格的余韵，可以说，韩翃诗中的装饰风格正是与以上这些有着不可否定的师承关系，类似《赠张建》这类作品，风格就颇近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其诗云：结客平陵下，当年依侠游。传看辘轳剑，醉脱骊骝裘。翠羽双鬟妾，珠帘百尺楼。春风坐相待，晚日莫淹留。诗中的一派倜傥之气、装饰之美，都最近于盛唐之音，有着开元、天宝之世的余风。韩翃的诗不仅是装饰风格直承盛唐，就其整体创作而言，也最近盛唐，有些诗甚至直逼开元、天宝诸公。韩翃生当乱世，并且半生辗转，遭际十分坎坷。但是在他的诗中却读不到对那个时代及个人身世的反映。蒋寅先生说：他的诗如不加系年考证，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这原因，一方面是他不太注重社会现实，另一方是他太崇尚盛唐之音了。所以在他的诗中没有弥漫于大历诗中的那种失意惆怅的情调，没有衰哀颓败的感叹，没有消极退隐的渴望，而是还洋溢着少年昂扬之气，还满怀着

高昂的自信和进取心。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是钱别迎送之作，但在诗中却从不作缠绵悱恻之情，即从不作苦语，不发怨声，而是情调格外的轻松。例如送友人从军，他高唱“自有从军乐，何须怨解携”（《送戴逵赴凤翔幕府》），表现得意气昂扬，令人感奋。送友人下第，他宽慰对方，“功名自有期”（《送韦秀才》），并且激励友人，“一举青云在早秋，恐君从此便淹留。有钱莫向何间用，载笔须来阁下游”（《送李湜下第归卫州便游河北》）。这样的豪迈刚健之气，这样的倜傥磊落之才，我们从他同时代的大历诗人中是很难见到的，再请看他的《送孙泼赴云中》：黄骠少年舞双戟，目视旁人皆辟易。百战能夸陇上儿，一身复作云中客。寒风动地气苍茫，横笛先悲出塞长。敲石军中传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浆。前锋直指阴山外，虏骑纷纷胆应丧。匈奴破尽人看归，金印酬功大如斗。描绘雄武将领，叙述军营生活，描写边塞气象，其势简直与盛唐边塞诗毫无二致，直逼高适、岑参。再看他的《和高平朱参军思归作》：一雁南飞动客心，思归何待秋风起。这首诗为思归之作，但整首诗的情调是明亮而轻快的，毫无凄苦深痛之感，而只是在愉快的回忆中伴有一丝淡淡的遗憾。这与当时人的思想意识是何等的不同啊！当然，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多方面的。韩翃既然主要活动在大历时期，那么他的诗作就无法避免要濡染上大历诗人的风格。比如他的五言律诗就常常显露出大历诗人中普遍的清空淡雅的风致来，显示出他对澹静趣味的追求。请看下面一些联句：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酬程延秋夜即事见赠》） 客衣筒布润，山舍荔枝繁。（《送故人归蜀》） 雨余衫袖冷，风急马蹄轻。（《送故人归鲁》） 野饭秋山尽，行衣落照余。（《送道士侄归池阳》） 鸣磬秋山尽，卷帘秋色来。（《题寺房》）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在客观上是对他整体装饰、浮艳诗风的反叛，诚如高仲武所说，“方之前代，芙蓉出水，未足为多”（《唐音癸签》转引高仲武），这些诗都清楚地表明韩翃对清隽淡净之美，同样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感受，而且一落笔就清隽脱俗，有极高的韵致。再如“山色随行骑，莺声傍客衣”（《送李侍御归宣州使幕》），“荷香随去掉，梅雨点行衣”（《送李秀才归江南》），“寒衣傍楚色，孤枕宿淮声”（《送秘书谢监赴江西使幕》），诗中意象的空灵韵味无疑都是对装饰风格的那种凝滞堆砌、秾丽浮华最有效的针砭。从体式上看，韩翃诗总的特点是近于盛唐。大历诗人一般不善于古诗，尤其是七言古诗。而韩翃这方面却尤为擅长。韩翃现存诗172首，其中歌行占25首，而且成就总的来说要高于律诗。他的七言古诗特点往往是以几句五言发端，也有三、五、七言杂揉的。如前文所举《和高平朱参军思归》等，形式多样，而且遣词造句也十分流畅纯熟。再如《张山人草堂会王方士》、《赠别上元主簿张著》、《送别郑明府》数首，有李颀七言古诗之风；《别汜水县尉》有卢照邻笔意；《别李明府》、《送万巨》、《寄雍丘窦明府》则近于崔颢而更有婉转纾徐之妙。这些大都辞藻华丽，气势充沛，足以凌越同侪而可跻身盛唐。韩翃的七言绝句也保持着盛唐诗人那种意气风发、韵调轻妙的特色。请看《宿石邑山中》：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茫望转迷。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这首七绝以极其简练的笔触描绘了石邑山变化多姿的迷人色彩。前二句写晚投此山所见，写出了山高浮云不到，山霭忽明忽暗，神秘莫测，“望转迷”二字玲珑剔透，活脱出诗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后两句是此绝之精妙传神之笔，写出早行时所见到的晓月、秋河，由于山回路转，晓月在高树中时隐时现；由于曙色渐开，秋河逐渐西流沉沦，被群峰所蔽。这是一幅造意新鲜、层次分明、节奏和谐的画面，意境幽美，景色错落，又有俊美流畅的对句作结，给全诗增添了诱人的艺术魅力和悦耳的音乐效果。韩翃其他的七言绝句也是这样，多用对句作结，其风格最近王维：红蹄乱踏春城雪，花钿娇嘶上苑风。（《羽林骑》） 玉勒斗回初喷沫，全鞭欲下不成嘶。（《看调马》） 春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江南曲》） 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照人。（《赠李翼》）这些联句都情调轻飏，韵律流转，具有盛唐那种翩翩少年的倜傥之气，深为后人赞赏。可以说，到了大历时代，微弱得已近绝响的盛唐之音，只在韩翃的诗作中还袅袅回旋。韩翃将这种盛唐风格用在应酬的场合，使他获得了他所希望的成功，得到了后人的激赏。如王士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毛先舒的《诗辨坻》等都对韩翃的这种风格大加赞赏。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